

論文

巫永福小說〈慾〉探析

俞棟祥*

摘要

巫永福（1913-2008）出生於南投埔里。是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作家中少見的專攻「文藝專科」的畢業生。

〈慾〉（原載於《臺灣文學》卷二期，一九四一年九月），巫永福已經是從事新聞記者工作的人員，小說有涉及房地產和企業的事蹟，也應該是與巫永福現實生活有關。〈慾〉的人物、內容，相對複雜，主要人物有周文平、林貴、曾立本、吳得成、王隆生等。小說〈慾〉，也可以被視為都會文學的一部分，因為它的情節和人物都設定在城市環境中，反映了現代都市人的內心狀況和生活狀態。

小說〈慾〉擁有豐富的價值。啟發讀者思考人性、文化和社會等問題，並且能夠提供富有啟發性和教育性的閱讀體驗。在當時，有可能就是如彭瑞金所言「抱著開風氣之先」。

關鍵字：巫永福、小說〈慾〉、臺灣文學、都會文學

Explore Wu Yongfu's novel *Desire*

Yu Tung-Hsiang

Abstract

Wu Yongfu (1913-2008) was born in Puli, Nantou. He is a rare graduate of Taiwan's new literature writer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who specializ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慾〉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second issue of Taiwan Literature, September 1941), Wu Yongfu was already a journalist, and the novel had stories involving real estate and enterprises, which should also be related to Wu Yongfu's real life. The characters and 〈慾〉 content are relatively complex, and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Zhou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研究所博士生。

Wenping, Lin Gui, Zeng Liben, Wu Decheng, Wang Longsheng and so on. The novel *Lust*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part of urban literature, because its storyline and characters are set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reflecting the inner conditions and life conditions of modern urbanites. The novel *Desire* has rich value. Inspire readers to think about human, cultural, and social issues, and provide an inspiring and educational reading experience. At that time, it may have been, as Peng Ruijin said, "holding the first place to open the trend".

Keywords: Wu Yongfu, novel *Desire*, Taiwanese literature, urban literature

一、前言

巫永福（1913-2008）出生於南投埔里。巫家是埔里的望族。他有一首〈大埔城的呼喚〉詩中說：「……先民寫下悲壯歷史，以血淚守護城池，以勇猛抗日戰鬥最淒慘……。」¹描述他的先祖以血汗奮鬥、戰鬥出來的城池家園。巫家家族傳到了巫永福那一代，大都往外地去發展，〈大埔城的呼喚〉寫出了他眷念不已的鄉愁。巫永福年輕時期，十七歲就從台灣的臺中一中，轉學到日本名古屋唸中學，巫永福不顧家人要求學醫企盼下，堅持從事研究文學，後來如願以償的進入明治大學文藝科就讀，是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作家中少見的專攻「文藝專科」的畢業生。

1930 年代初期，巫永福在明治大學求學時期，明治大學網羅了日本文壇的俊彥、精英，在此任教。小說家有山本有三（1887-1974）、里見弴（1888-1983）、橫光利一（1898-1947），劇作家有岸田國士（1890-1954）、豐島與志雄（1890-1955），詩人有荻原塑太郎（1886-1942）、室生犀生（1889-1962），評論家有小林秀雄（1902-1983）、谷川徹三（1895-1989），露西亞（Russia）文學專家有來川正夫，法蘭西（France）文學專家有辰野隆（1888-1964），德意志文學專家有茅野蕭蕭（1883-1946），和歌土屋文明（1890-1990）等名家。巫永福自述：「山本有三先生給我的是精神上的

¹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詩卷》（新北市：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12 月），頁 71。

啟發，他是當時日本有名的文學家，和菊池寬齊名。橫光利一先生則是直接指導我寫作老師，也是新感覺派作家，強調將個人對外在事物的感覺描述出來，注重心理的描寫。小林秀雄是日本評論家，後來被稱為『評論之神』，他的言論儼然是金科玉律，他的評論有深刻的理論基礎，文學十分優美，可以當作文學作品閱讀。巫永福獎會設立評論獎，就是受到他的影響。」²巫永福在此接受薰陶、洗禮，奠下了文學的基礎，為往後台灣的文學增添了助力。

1932年巫永福考進明治大學文藝科，與從臺灣來東京求學的學生，王白淵（1902-1965）、施學習（1903-1995）、蘇維熊（1908-1968）、張文環（1909-1978）、吳坤煌（1909-1989）、劉捷（1911-2004）等人，籌組「臺灣藝術研究會」時，巫永福當時年僅20歲，最為年輕，即成為重要的推手。因此，1933年3月成立「臺灣藝術研究會」成立，7月隨後發行《福爾摩沙》創刊雜誌。

1935年，1月父喪返臺，再回東京，3月完成學業返臺，考入臺中市民館臺灣新聞社擔任記者，並加入臺灣作家張深切（1904-1965）、張星建（1905-1949）等籌組的「台灣文藝聯盟」，1941年加入張文環所創辦的《台灣文學》。

巫永福戰前發表的日文小說作品，〈首與體〉在1933年《福爾摩沙》雜誌創刊號發表。後來陸續發表六篇為：（1934）〈黑龍〉、（1935）〈河邊的春婦〉、〈山茶花〉、〈阿煌與父親〉、（1936）〈愛暈的春杏〉、（1941）〈慾〉。以上小說作品是巫永福立志為文學家的起步之旅。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投降，宣布原則上同意無條件投降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於10月25日在臺北公會堂，由陳儀將軍簽署受領日本受降文件。從此，臺灣由中華民國統治迄今。所以，1945年8月15日—10月25日，這段期間，臺灣不屬於日方治理，也尚未由中華民國政府接管，此時臺灣等於無政府狀態。所以一片混亂。

戰爭時期，巫永福加入陳炳創辦的大東信託公司。戰後，巫永福轉任大公企業。從他的全集看來，這期間他雖然有繼續寫詩，但未參加文

² 莊紫蓉（1997年）的巫永福訪談紀錄：〈自尊自重的文學心靈〉，沈萌華主編：《巫永福全集18》（台北：傳神福音出版社，1999年6月），頁321-322。

學社團的活動，而是，將時間跨界到另一個領域範圍，繼續奮鬥。1950年，臺灣開始實施地方自治選舉，巫永福曾出任臺中市長楊基先的機要秘書。其後，歷任中國文學製藥公司副經理、總經理，籌辦遠東產物保險公司、新光產物保險公司副總經理，迄退休。他在企業經營方面，也另有一片天地。直到 1967 年才加入笠詩社，重回文壇，開啓了戰後文學的投入源頭。開始把文學的重心，轉向詩的創作，也開始將日文詩作，翻譯成中文發表。

二、〈慾〉小說的環境

一般來說，小說構成的三要素為環境、人物與情節，也可以用想像或虛構，運用文學綜合的表現手法，穿插其中。所以小說更適合充分展現豐富、寬闊的社會生活體驗。以下討論之。

〈慾〉(原載於《臺灣文學》卷 2 期，1941 年 9 月)，巫永福已經是從事新聞記者工作的人員，轉入社會工作的人士，已非學生時代的眼界來觀察事物。1941 年 6 月 22 日，「德俄開戰」。巫永福的家族，在埔里和臺中一帶，經營房地產和企業頗有斬獲，此小說有涉及房地產和企業的事蹟，也應該是與巫永福現實生活有關。他在回憶錄有寫：

父親在台中有一個好友中正路全安堂盧安，專門投資市街地起家，在台中市的房地產與賴敦並肩作戰數一數二的資產家，因看將來高雄是會大發展改在高雄從事房地產，派其子盧利吉往高雄發展……，並介紹平等街與民族鹿角日本人所有三百坪土地平息父親的不滿才圓滿解決。³

此土地，本是巫永福父親，為其大哥，考進名古屋大學醫科時，預先買起來，將來當作建設為醫院用的。以後成為「永昌內兒科醫院」⁴所以被認為是「巫永福現實生活經驗是小說〈慾〉的雛形。」⁵

³ 巫永福著：《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台北：望春風文化，2003 年)，頁 71-72。

⁴ 巫永福著：《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頁 79。

⁵ 莫渝：〈人慾的勾纏與角力—析論巫永福短篇小說〈慾〉〉，收錄於彭瑞金主編：《巫永福文學創作國際學術研討會》(財團法人巫永福文化基金會，2012 年 5 月)，頁 163。

日治時期，台灣是殖民地，日本當局爲了對台統治順利，進行了大量的重大建設，相對就比較沒有阻力，所以日治時期對台灣的重大建設：

(一) 鐵路建設：

日治時期在台灣興建了完整的鐵路網，包括東海岸鐵路、西部幹線、南迴線等，使得台灣各地交通更加便捷。

(二) 水利工程：

日治時期興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包括翡翠水庫、日月潭水壩、石門水庫等，使得台灣的灌溉和發電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三) 港口建設：

日治時期在台灣各地興建了大型的港口，包括基隆港、高雄港、台中港等，這些港口的興建促進了台灣與國際貿易的往來。

(四) 教育建設：

日治時期在台灣推動了現代教育，設立了大量的學校，包括台灣帝國大學、高雄高商等，培養了大量的人才。

(五) 其他建設：

日治時期在台灣還進行了其他重大建設，如臺灣總督府、台北市政府、台中市政府等建築的興建，以及礦業、森林、漁業等產業的開發。

這些重大建設的興建，對台灣現代化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使得台灣的交通、水利、能源、工業、農業、教育等方面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也因此台灣的鄉村型態也逐步進入市鎮生活、商業型態。

三、〈慾〉小說人物、情節

〈慾〉的人物、內容，相對複雜，主要人物有周文平、林貴、曾立本、吳得成、王隆生等。

小說中人物茲列表如下：

周文平	小說〈慾〉的主導人物，有企業家經營理念的商人。
林貴	百貨店的老闆，公司的董事（與王隆生在公司不合，相互對立）。
吳得成	富紳，實業家。
曾立本	經營文具店（承租吳得成的店面經營）。
王隆生	公司高階職員，常務董事。

明珠	王隆生之妻。
李麗子	王隆生之情婦，酒家女。
賴秘書	公司的職員（小說中未現身）。
店員	林貴百貨店中的店員。
女佣	王隆生家中之女佣。

小說開頭周文平像煞有介事地壓低聲音說：

「我聽到很不妙的消息，你還不知道嗎？」

「不妙的消息？我倒不知道。」林貴皺皺眉，偏著頭說。

引君入甕的說詞，讓人不得不聯想相關事項。後面再說：

「你真的一無所知？」周文平一看對方已入彀，不禁放聲笑起來。

「家裏失火，像林貴兄這種人居然還不知道，實在太難於相信了。」……林貴聽說是公司，而不是他們人的事，倒也放了心，同時睜大眼睛期待著。周文平心中暗喜，臉上卻是一本正經的想著。

「裏面有什麼文章？」林貴已按捺不住了。……「可惜我也祇知道這一些。」周文平看到林貴喜形於色，知道他將利用這做為攻擊王隆生的材料，也綻出了笑容。「今天，真是打擾你了。」

「真謝謝你了。反正，我去調查一下。如有什麼新的消息，也請你告訴我。」「無風不起浪，你還是調查一下好。如有什麼結果，也請讓我知道一下，那我就告辭了。」⁶

這就是一種套話之詞，然後讓對方再拜託他去打探虛實。周文平再去找吳得成，想租他的房子，吳得成假裝一副不知來意的樣子。雙方各懷鬼胎，您一言，我一句到最後達成一個說詞：

「所以要我直接問王隆生是否有虧空的事，如果有，就叫他把股票賣給你？」

「可能的話，這樣子最好。」吳得成不知何故，突然揮著手站起來，而後又坐下。「這樣做是要有勇氣的。而且，你就是能夠，立場也

⁶ 應為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小說卷》（新北市：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2月），頁160。

不好。我把房子賣給你，你卻把他的股份介紹給我。」⁷

周文平就到王隆生家去打探虛實，剛開始，兩個都沒有表示任何說法，只是閒聊，只好轉往林貴處打聽消息，想不到吳隆生來電：

「我想向公司提出辭呈。」

「為什麼！」周文平對事態的急轉直下完全沒有了解，好像被人猛搥了臉一般，疑惑地看著林隆生，無法立刻開口回答。

「你知道林貴這個人吧，真是討厭的傢伙！」王隆生忿然說，好像受了很大的打擊尚未恢復一般，一邊咬著指甲，在房間裏踱來踱去。⁸

在幾番折衝之下終於有了結果，吳隆生自說：

「我的確有把柄。」王隆生露出苦笑。「我一直沒有告訴過任何人，連對你也守著秘密。我虧空了公司的款項。」

「呃，虧空了公款？」周文平點頭，原來他真的虧空了公款。明珠出來打招呼，憂慮地坐在牆角。「真糟糕。鬧成了刑事問題，可就完了。」

在經過這些穿梭過程，最後是：

吳得成能不動聲色地買到股票，對公司和對自己都好，所以心裏也感到滿足。周文平和吳得成愉快地吃過晚飯，拿了股款，也簽好了角間的建築和土地的買賣契約，正想回去的時候，吳得成笑著對他說，告訴他前往北平的文具店老闆曾立本護照快出來了。曾立本還說，要在一個禮拜之間歇業。……⁹

此篇小說，情節緊湊，環扣著人性貪念，慾望、利益而寫的小說。人物相對以前的小說複雜，但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能夠觀察此現象。

⁷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小說卷》，頁168。

⁸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小說卷》，頁179。

⁹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小說卷》，頁184-185。

誠屬不易，可能與他切身的生活經驗有關，才能觀察社會入微。

劉勰的《文心雕龍·時序》云：「文變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¹⁰人類會將事情記載於文章，會隨著時代的變遷，呈現不同的風貌。屬於自然演化的過程，〈慾〉小說的描述，跟巫永福從事企業活動，與當時社會環境的急速改變，應是大有關聯。

四、巫永福短篇小說〈慾〉未成熟之處

雖然巫永福短篇小說〈慾〉在描寫人性的黑暗面和社會關係的複雜性方面表現出色，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一些未成熟之處，這些包括：

(一) 角色塑造：

小說中的角色形象不夠立體和深入，讀者難以真正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和動機。特別是女性角色的塑造較為薄弱，缺乏獨立性和個性化。

(二) 文學風格：

巫永福的文學風格偏向現代主義，採用了大量的象徵和隱喻，但有時候也過於過度和強調，導致故事情節脫離現實感。

(三) 主題表達：

小說的主題表達不夠明確和深刻，有時候缺乏清晰的思想深度和理論支持。例如，小說中反映的現代化和全球化對人性的影響，並沒有深入探討和分析。

總的來說，巫永福短篇小說〈慾〉雖然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但仍然存在著一些未成熟之處，需要更多的深度和思考來完善和提升。

五、巫永福短篇小說〈慾〉都會文學

巫永福的短篇小說〈慾〉可以被視為都會文學的一部分，因為它的故事情節和人物都設定在城市環境中，反映了現代都市人的內心狀況和生活狀態。都會文學是一種以城市為主題的文學流派，通常討論城市中

¹⁰ 梁·劉勰著，王更生注釋：《文心雕龍讀本·下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10月），頁273。

的人際關係、現代化、個人情感、文化衝突等主題。

〈慾〉中的周文平、王隆生和林貴等人物都生活在城市中，他們的慾望、壓力和困境也與城市生活密切相關。故事中描寫了他們在現代社會中的奮鬥和掙扎，反映了都市人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和困境，如社會競爭、自我價值、精神孤獨等。所以，〈慾〉的寫作風格也具有都會文學的特點，注重對細節和情感的描寫，通過對城市生活和人物內心狀態的刻畫，傳遞了對現代人群的關注和思考。

因此，巫永福的短篇小說〈慾〉可以被視為一部都會文學作品，它通過對城市生活和人性問題的探討，反映了現代都市人的內心世界和生存狀態。也可以被視為新興市民文學的一部分，因為它刻畫了新時代城市生活中的各種社會現象和新興群體的形象。

六、小說〈慾〉的價值

小說是文學類型之一，擁有豐富的文學價值。以下再列舉小說〈慾〉的幾個價值例子：

（一）文學價值：

小說通常會涉及到複雜的人物、情節和主題，並且能夠透過文字表現出來，因此小說往往被認為是文學藝術的代表。小說家能夠使用語言和結構來創造深刻的角色和故事，並且透過這些角色和故事傳達出關於人性和世界的洞見和理解。日治時期，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統治者推動台灣現代化，規劃諸多的都會建設，因此造就了許多商業機會。小說〈慾〉的內容牽涉房地產、商業談判、股票的買賣等現象。

（二）文化價值：

小說能夠提供讀者有關不同文化的洞見和理解，因為小說常常反映了作家所在社會和文化的價值觀和經驗。透過閱讀小說，讀者可以了解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和不同文化中人們的生活和思想。小說〈慾〉的場景，暗有所指的是現在的台中都會地區，出現了當時的一些用品，如保險櫃、電話等。小說中有一段周文平說詞：「痛切地感到，只要花一點錢，改良光線和通風、加上現代化的

裝飾，這種腳間的店舖，要比一般的店舖出色而有力得多。」¹¹提供了我們對當時社會文化在進步的認知。

(三) 心理價值：

小說能夠探索人類的情感和心理狀態，讓讀者能夠更深入地理解自己和他人。小說可以透過人物的行為和對話，揭示出他們的內心世界和情感狀態，這些可以啟發讀者思考他們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小說〈慾〉的對話，環繞在揣摩人際間心理的關係，也利用此微妙的心理琢磨，達成互相所要的目的。

(四) 教育價值：

小說可以教育讀者關於歷史、科學、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識。小說可以透過描述歷史事件、科學發現、社會問題和文化現象來向讀者傳達知識和理解。小說〈慾〉的內容中，描述的主要人物，大抵為男性，他們可以說是新興的中產階級市民，不是勞動階級，他們是移動性市民，不屬於鄉村農民階級，依賴農業（農地）的人物。而是要適時掌握資訊，有商業腦袋的經營者。

總體而言，回顧巫永福小說，它擁有豐富的文學價值，可以啟發讀者思考人性、文化和社會等問題，並且能夠提供富有啟發性和教育性的閱讀體驗。

七、結語

巫永福在戰前陸續發表的小說中，可以發現，他是有意、無意地在文中，挖掘人性內心的探索。好像要洞察人性心靈深處。發展到了〈慾〉的小說作品，他用勾心鬥角、利益薰心，攻於算計的方式登場。顯現台灣市鎮，在步入現代化的商人，追逐財富複雜的人際層次關係。

〈慾〉的小說是 1941 年的作品，回顧 1930 年代的台灣小說。從黃石輝在《伍人報》刊載〈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文中寫出：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的是台灣狀況，
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理所

¹¹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小說卷》，頁 163。

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那枝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文了。¹²

此文發表後，在當時的台灣社會，「鄉土」好像台灣小說家的共識，訴求的是以佔大多數的勞、農民，也就是普羅大眾，走向平民化和普及化的路線。也由於當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提倡「鄉土文學」，具有抵抗異族統治，強化本土的文學特質，連許多作家、詩人也紛紛投入這個領域發展。

巫永福寫〈慾〉小說中，提到自己家族，有關土地買賣的記事，也跟他曾經居住的地方有關聯。但是回顧當時的情景，巫永福有可能是有意的想做一個突破性的小說議題，開創一個商場上勾心鬥角、商業談判，社會文化進步，人性心理及有關資訊的掌握的教育層面。巫永福也是日治時期，少數能夠到日本讀專門文學科的畢業生。而且當時他讀的那所大學是集合大正時期的大師，在那裡開課的學校。所以他的文學學習更多，所以想法會有更寬廣意識。

1941年的〈慾〉，以當時台灣經濟新興的一面，描寫市鎮中商業的行為，開始邁向資本主義的多元社會，深刻描繪市民物慾橫流的生活百態。所以張恆豪先生在〈赤裸的原慾—巫永福集序〉言：

巫永福小說，帶有懷疑、內省、耽思的現代色彩，善於捕捉微妙的心理變化，透過外在複雜的人際關係，追索人類陰暗的原始層面。¹³

巫永福在戰後回憶，他的小說人物，有拓展各種傾向的人物書寫，有以下說明：

日據時代我的作品主要在討論人性問題，因為社會的發展主要是以人為主體的，人性的變化和社會的變化是相互影響的，所以人的問

¹² 原載《伍人報》9-11期，1930年8月16日起。轉引自廖毓文：〈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下）〉，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纂組：《台北文物季刊·第4卷1期》，（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5年5月），頁99。

¹³ 張恆豪：〈赤裸的原慾—巫永福集序〉，《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頁172。

題是社會根本的問題，要解決人的問題，就必須從人的理想、人的慾望、人的性格上去追求。¹⁴

由他的如此詮釋，可以看出巫永福的小說作品，在當時，有可能就是如彭瑞金所言「抱著開風氣之先」¹⁵。筆者撰此文，來回顧當時狀況，大致可以得出巫永福的用心頗深，值得探討。

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梁）劉勰著，王更生注釋：《文心雕龍讀本·下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 年 10 月）。

（二）近人論著

巫永福著：《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台北：望春風文化，2003 年）。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詩卷》（新北市：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12 月）。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小說卷》（新北市：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12 月）。

沈萌華主編：《巫永福全集 18》（台北：傳神福音出版社，1999 年 6 月）。

彭瑞金主編：《巫永福文學創作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財團法人巫永福文化基金會，2012 年 5 月）。

張恒豪主編：《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 2 月）。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纂組：《臺北文物季刊 4 卷 1 期》（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5 年 5 月 5 日）。

¹⁴ 巫永福：〈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經驗〉，沈萌華主編：《巫永福全集 7·評論卷 2》（台北：傳神福音文化公司，1996 年 5 月），頁 106。

¹⁵ 彭瑞金主編：《巫永福文學創作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財團法人巫永福文化基金會，2012 年 5 月），頁 181。